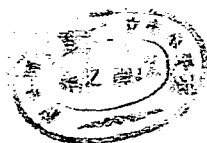


續故事一百種

蔣平汨水救徐慶



MG
I 246.8
.198



3 2173 4766 9

蔣平泅水救徐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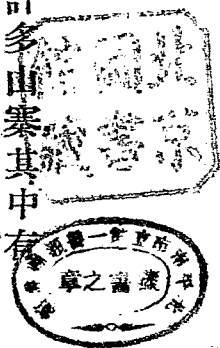
白玉堂死後，葬在蟠龍嶺上，這處地方有許多山寨，其中有

一個大寨主，名叫鍾雄，文武全才，本領很大。他知道白玉堂墓前，一定有人前來祭掃，所以設了陷坑，用來捉人。

一日，南俠展昭與徐慶

前往掃墓，正在拜謁之際，忽然跌下陷坑，因此便被嘍兵解到山寨。鍾雄知道這二人天下聞名，乃十分優待，擺酒款接，不料徐慶酒醉，打翻酒席，大鬧山寨，鍾雄遂把徐慶拘禁於鬼眼川，展昭拘

蔣平泅水救徐慶



禁於竹林塢。

北俠智化聽說展昭徐慶被拘的消息，便約同丁二爺等，到



晨起望來，報告蔣平路彬魯爺等。蔣平見了衆人，便對路魯二人道：『二位可與我雇一隻船。』路爺問：『要船何用？』蔣爺道：『上水寨救人。』路爺說：『方纔說過不行。』蔣爺說：『方纔不行，這時行了。』路爺問：『甚麼緣故？』四爺說：『有歐陽哥哥丁二兄弟的寶刀寶劍，切金斷玉，無論什麼樣銅鐵之物，一揮而斷，不怕是金子城，都能砍得開，挖個洞兒，我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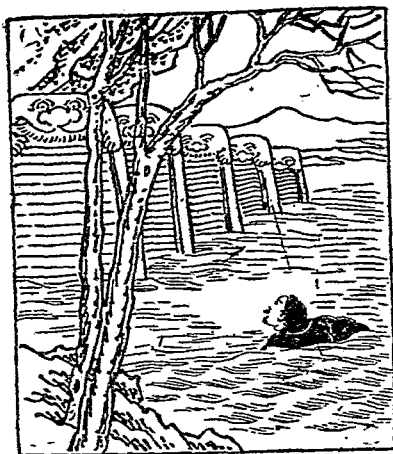
進去救人。』路爺道：『這個可算真巧，船隻我們就有現成的，在青石崖下靠著哪！』四爺道：『更好了，晚間二位就去辛苦一次罷！』路爺點頭。

用畢晚飯，路魯帶路走小道，穿無人的地方，至青石崖下。路爺解纜，拿竹篙撐船，靠近河沿，大家上船，衆人入艙。路彬撐船，路爺掌航，走到二更時分，至幽篁城西面。舟靠竹城，請衆人出來，大家出艙，看見水天色一半靠山水，這座竹城，一眼望不到邊，實在堅固。路爺道：『歐陽兄或丁二弟，無論刀劍，把竹子挖一個方洞兒，我進得去就行。』丁二爺說：『我砍去。』回手把劍拉出，只聽得噹啷噹啷的一聲響，寒光燦燦，冷氣森森，光閃閃遮人面，冷颼颼逼人寒，耀眼爭光，奪人二目。好一口寶劍，稱得起世間罕有，價

值連城。路魯二人，平生未覩，連連誇讚。二爺往前趨身，只聽得晁吃晁吃晁吃晁吃的，挖了一個四方洞兒。丁二爺叫四哥看看，不小。蔣爺說：『行了，』叫道：『衆位，我若進得竹城，水寨我可不熟，也不認得竹林塢，也不曉得那是鬼眼川，我若進去，沒偏沒向，碰著誰救誰，但愿救出兩個；倘若救出一個，可碰他們的造化。我可沒親沒厚，把話說明，我再進去。』北俠說：『四弟多此一舉。』智爺暗道：『四哥真機靈，裏面兩個人，一個拜兄弟，一個是相好，萬一救出一個來呢！是展爺還沒話。若是徐三哥，他就落了包涵了。先把話說明，以後沒有可怨的了。』智爺說：『不必交代了，趁早進去罷。』蔣爺道：『歐陽哥哥你的眼神好，往裏瞧著點，我們若來了，你在外招著點。』北俠點頭，四爺換了水溼衣靠，頭上蒙

了尿胞皮兒，用簾子箍兒箍好，將活螺絲擰住。將身一躍，躍入方洞去了。

蔣爺往水中一扎，往上一翻身，把上身露出，看對面一隻隻



麻陽戰船排開，船連船，船靠船，把水寨圍在當中。也按的五行八卦的形勢，四面八方，十分的威武。桅桿上晚間是五色號燈，白晝就換了五色的旗子。衆船接連，上面有嘍兵坐更，傳著口號。蔣爺看畢，暗說道：『好個君山的水寨，這就是大宋的大患，別事倒不足爲慮，這個君山非除不可。』只聞船上

的嘍兵講話，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，非身臨切近不行，分波踏浪，橫蹠幾腳水，直奔船來。橫著身子，微把臉往上一露。船上有人說：『好大魚。』魚叉就在船上放著，一回手衝著蔣爺就是一叉。若不是蔣爺那樣水性，也就被他們叉住了。蔣爺瞧見他們拿叉時，橫著一踹水，就很遠的去了。微把身子往上一露，聽見他們那裏說：『好大魚，可惜沒叉著，頂好的酒菜跑了！』那人說：『是你先喊好大魚，不喊得著了。』蔣爺暗道：『得著了，你們可好，我可就壞了。』這時由那邊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掛著個燈籠，馬扎上坐著個嘍兵，捲檐藍毡帽，青袍套青褂，前後的白月光，上頭寫著微水寨，當中一個勇字，青布靴子。黃面目，手拿一枝令箭。四爺分水向前，知道這個船上沒叉，把耳朵眼睛露將出來，聽他們說道：

『寨主爺也不知是看上他那點了，要上竹林塢有多省事，也不用過大關。』上鬼眼川請他，還得過大關，寨主喜歡他那個渾哪。是愛他罵人哪！』坐著的嘍兵說：『你如何知道寨主爺的用意？』情？姓展的不行，很有主意，不像他。少時將他請在大寨，拿酒苦苦灌他，他一醉拿好話一說，他就應了，一拜把兄弟，他算降了。姓展的，二人同來，他降那個不能不降，寨主爺是這個主意，你那能知曉哪？』二人說話，早令四爺聽見，誰說三爺不是那樣性情，可好？三爺來了半日，性情令嘍兵都猜著了。來到大關，對面有人喊道：『甚麼人？要開弓放箭了。』船上人說：『不可，我們奉寨主爺的令，過關上鬼眼川，請徐慶去，現有令箭，拿去看了。』臨近有人接過去，與水軍都督看了，回來將令箭交與船上人，吩咐開關。將大

船解纜開關，大船撐出，小船過關。小船將到大船上，人喊道：『小船好大膽子，船底下私自帶過人去，左右拿撈網子撈人。』四爺在底下一聽，嚇的魂飛海外，若叫人撈上去，準死無疑。

你道甚麼是大關？就是大船排在一處，開關時節，將大船的纜解下來，撐出一隻去，讓小船過去，這就叫開關。他若不開關，別處沒有道路可過。蔣爺好容易盼到開關時候，又被人家看破，自己將要扎下水去，忽聽小船上人說道：『不用拿撈網子撈人，我們是打中軍大寨，領來的令箭。』



要的船，衆位放心罷，沒有奸細。」大船上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放他們過去罷！」蔣爺暗暗說道：「是三哥活該有救。」仍然貼著船底過去了。

一過大關，蔣爺就不跟小船走了，自己在水中浮著水，跟著小船走，小船走了二里多地。相近鬼眼川，遠遠的看見三哥，在那邊暴跳如雷的亂喊。原來這個地方，是一座山，山上有房子，有竹子；拿竹子編出個院牆來，門外有一蹬蹬的臺階，曲曲灣灣的，又是盤道。徐三爺綁著二臂，在上亂跑亂罵。起初展爺，在竹林塢，也不綁，也不綑，有兩個人伏侍他，徐三爺也是如此。奈他與人要酒，人家與他預備，還是上等的酒飯，喝醉了反桌打人，人家就跑，他在後面就追。送至河沿，一脚把人踢下河去，再找山上沒人了，只

可生會子悶氣，躺在屋中睡了。睜眼一瞧，忽然二臂牢縛。緣故是他踢下水去的嘍兵，上了中軍大寨，見了大寨主，說了三爺的行爲。大寨主吩咐，叫嘍兵回來看他睡熟了，用繩子就把他綁起來了。

這夜天已三鼓，三爺出來，滿山上亂跑，想起自己的事來一急，所以就罵起來。遠遠望見小船上頭，有個燈亮兒前來，徐三爺站在山上，往下瞧著，小船靠岸，打著個燈上盤道，向著三爺把手中令箭往上一舉，說：『我家寨主有令，請三老爺中軍大寨待酒。』徐三爺說：『你家寨主，請我去吃酒。』嘍兵說：『正是。』三爺問：『請了展護衛有沒有？』嘍兵說：『早就請了，先請的展護衛，纔便請你老人家，展老爺在大寨，久候多時了。』三老爺說：『他

去了，我也去，倘他若沒去，我可不去。」嘍兵說：「去了。」蔣爺暗道：「這個嘍兵真會說謊，他就把三哥的心情拿準了。」就聽見



三爺說：「鬆綁鬆綁。」嘍兵說：「三老爺，我可不能給你鬆綁。」三老爺說：「有這麼請客的麼？捆著手我怎端酒杯子？」嘍兵說：「我的老爺，你好明白呀！能夠綁著喝酒，到那裏就給你解開了。」徐慶說：「不行，不解開。」嘍兵說：「我的老爺，你老人家，沒有不明的。我們寨主，派出來請你來了，沒有吩咐解綁不解綁。我若私自把綁給你老人

家解開，我們寨主一有氣說：『你是什麼東西，怎麼配與三老爺解綁？我就担了罪名了。於你臉上，也不好看。暫受一時之屈，見我們寨主，下位親手解縛，可不體面嗎？』徐慶說：『有理有理。』蔣爺暗笑，這小子冤苦了三哥了。嘍兵引路下山，棄岸登舟，三爺也不謙讓，就在馬扎上一坐。船家搖櫓，撲奔大關而來。到關口叫開關，仍把令箭遞將上去，不多時嘍兵將令箭交回，吩咐開關，大船撐將出來，小船將要過關。大船上又是一陣亂喊：『小船底下帶著人哪！着撈網子伺候。』小船人說：『列位不用費事了，剛打鬼眼的詐語。』蔣爺跟船底過來，行至一里多地，船要往東。蔣爺由水內往上一躡，呼楞一聲，猶如一個水塔一般，把嘍兵嚇了一跳，四爺

上船，用脚一踢，那名嘍兵墜在水中去了，搖櫓的也踢下去了，掌



展護衛，後來救你。』三爺道：『可別冤我。』四爺道：『自己哥們，那有此理。』不久船到了，智化等見了，不覺大喜。一同回去，彼此商量，援救展昭的法子。

舵的也踢下去了。三爺也一驚，細看是四弟，三爺笑道：『我算計你該來了。』四爺說：『你好妙算哪！我與你解綁罷！』三爺問：『展老爺你救了沒有？』蔣爺一想，嘍兵都能冤他，難道我就不會哄他麼？便道：『我先救



82

44-413



機關槍
之一

這槍是
現代最
厲害的
武器，每
分鐘可
以發出一
千五百
響，軍隊
中換地

SKBC

IG

246.8

98